让爱抵达

□包立群

在同一片山水，像隔着玻璃
我们能看见彼此的微笑
却听不懂彼此的语言
鱼贯而来的问号
蜿蜒成山间的小路，绕出很远的路程
无法抵达心灵的彼岸

我想握紧你伸过来的手
表达彼此的牵挂和祝愿
最后只能敲敲玻璃
相互笑笑，然后安静地离开

把玻璃拿开
用它制作成透明的水晶
不需要跋山涉水
就可以毫无顾忌地
大声表白

就像在这广阔的草原
阳光正好，洁白的奶食
伴着莹润的稻米
一起，晾晒你和我
同一穹庐下，从历史的风烟深处
相互牵挂走来的大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地平线上的星星

□李文俊

总希望在地平线上
发现点什么
可每一次，总是失望而归
有一次
居然看到了一颗星星
那是迟暮时分
我站在诺勒的田野上
准确地说，是站在一条河边
当时的感觉，我似乎已不再是凡胎俗骨
而是昼与夜
转换之间的一个产物
我一直盯着地平线上的星星
不敢动
怕稍一挪动
宇宙失去了平衡

昭君出塞

□董贵平

勒勒碾痕
汉宫远
远嫁漠北
琵琶怨
秦直道边
驼铃凄

雁落平沙暮云下
龙城近
枯草荒鸦北风啸
胡笳吟
敕勒川夜阑帐冷

三千里
出塞路
五十载狼烟息
秭归女无归期
望长安
暮霭秋色漫天

焉支山失色
黄河水呜咽
驭鹤遁大漠
冢身青常驻
惟愿胡汉和
世代莫纷争

一阕《出塞曲》
曲凄词哀越古今

漫步皇甫村

□唐德亮

柳青是我最敬仰的当代大作家之一。回想四十几年前，第一次读长篇小说《创业史》的那种激动与沉迷，至今仍记忆犹新。

去山西开诗会，途经西安，逗留一日，只想圆一个梦：去皇甫村，看看柳青当年扎根十四年的村庄。

完全不是想象中的皇甫村，小说中的那些草棚子早已了无踪影。只见一条宽敞的水泥村道，两边一排排的水泥楼房。在村民的指引下，走过一段长长的斜坡村道，终于找到了位于神禾原上的柳青墓园。

柳青墓园外围柳丝飘拂，墓不高，坐北朝南，用水泥箍成一个圆形。柳青生前多次嘱咐他的好友："死了，把我埋在皇甫村。"站在肃穆的柳青墓前，远望莽莽苍苍的终南山，俯看皇甫村的房屋、欢腾的滈河水和蟆河滩上白杨掩映、赤橙黄绿的果蔬庄稼，不禁回想起1978年6月中旬，从报上读到柳青去世的消息，心中的震惊、悲痛难以名状，一连几天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更难过的是，他的史诗巨著《创业史》没写完，我们再也读不到后几部了，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墓园边是柳青纪念公园。一幅幅《创业史》的情景壁画、浮雕，一尊尊农民艰苦'创业'的雕像吸引着众人。一组几个男女农民合力推车的雕像，前头那个拉车的青年农民，肯定就是梁生宝了。

总想找一位熟悉柳青的村民聊聊。一位热心肠的大娘对我说："村里有个刘田民，是柳青书里头写的'才娃'，他与柳青很熟。"真是喜出望外，即随大娘下坡，走两百多米水泥村道，便到了刘田民的家。这是一幢两层的水泥楼，门前一个小院子。到了小院子门前，大娘用关中话喊："田民，有人找你来了。"院子里走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一头苍发，脸色黑里透红，上身穿一件绿色迷彩T恤，身板硬朗，热情地伸出大手与我相握，并将我迎进他的房子，穿过小客厅，把我带进他的房间。这个房间可不简单，虽不过六七平方，安放着一张床，还堆放着各种衣物，但大作家贾平凹、陈忠实都进来坐过。说着，他拿出一本相册，是刘田民父子与路遥、贾平凹等名流的合照。不用说，他们也是慕柳青与《创业史》的大名，慕'高增福"与'才娃'的大名而来。我坐在一张路遥与贾平凹们坐过的木制旧沙发上，听'才娃"讲柳青与他父亲的往事。

原来，"才才"才娃'的父亲刘远峰就是《创业史》中坚定支持梁生宝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高增福的原型。高增福又是个有骨气的人，他虽然穿得又破又烂，面对姚士杰及其妹妹的腐蚀诱惑，坚决予以拒绝抵制。姚士杰拉垮他的互助组，使他暂时变成一个没有组员的互助组长，他也没服过软。

高增福与现实生活中的刘远峰性格与经历都极其相似。刘远峰因为死了媳妇，留下个小孩子，家里还有个老母亲，为了互助组与合作社的事，他整天背着小田民开会，回家还要照顾老母亲的吃喝。"一不恐慌，二不害羞"。柳青的女儿刘可凤这样描写刘远峰："'塌了炕边子'（指死了媳妇）使他一贫如洗，共产党给他带来转机。他是个犟强、寡言少语、做事认真、待人真诚的中年人，他是多么感激共产党，信赖党，对社会主义抱着多大的希望。谁要看见他参加土改的忘我劲、办互助组见天抱着四岁的儿子日夜奔忙的艰辛，准会被感动……"

那十几年，柳青不时会找梁生宝的原型、互助组、合作化的带头人、灯塔农业社主任王家斌和副主任刘远峰商量事情，王家斌和刘远峰更是经常向柳青讨办法。社员们也爱找柳青聊天、把心里话跟他说，他还是王家斌和刘远峰的入党介绍人哩。柳青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赞扬柳青："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柳青的确是农民的代言人。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高增福、王二直杠是《创业史》中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文学画廊的不朽形象，这不仅仅归功于柳青有支生花妙笔，更是他在皇甫村生活十几年，与王家斌、刘远峰、王三老汉（王家斌父亲、梁三老汉的原型）们同甘共苦、忧戚与共的结晶。

柳青在皇甫村干的好事非常多。协助办互助组、合作社，进农户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帮农业社订计划措施，1958年他还托省上相关单位从日本买回5000斤稻种，在皇甫村种植，获大面积丰收；为皇甫村农民打深井、消除了因缺碘导致大脖子产生；1959年把《创业史》第一部预支的稿费16065元钱全部捐给王曲公社农机厂、卫生院，1961年，又捐稿费5500元，为皇甫村架设电线……

刘田民说，陕西的作家都把柳青当文学教父。路遥说："真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以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类型。"陈忠实说："以超凡出众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完成了一次艺术高峰的创造，这是同代人努力在做而没有做到的，柳青做到了。""我记得十余年间先后读过丢过九本《创业史》。这个书读到后来，就是我有一点时间随便打开这本书，打开到任何一页或者任何一章，我就能读进去，而且就能把一切烦恼排除开，进入蛤蟆滩那个熟悉的天地，这种感觉是我这一生阅读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贾平凹说："柳青是作家的一面旗帜"；"更是陕西文学的旗帜，后学的一茬一茬作家都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创业史》全书在巴金主编的《收获》1959年第6期上全文发表，次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全国反响影响巨大。巴金甚至还写信请柳青送一本签名本给他。1960年初冬，田汉来看柳青，柳青带他看了皇甫村、蟆河滩，然后登上高高的神禾原。遥望秀丽的景色，田汉脱口成诗："大雁落脚神禾原，误把皇甫当江南。"1982年12月，贺敬之来到皇甫村，先见了刘远峰，后王家斌赶来，三人一起到神禾原柳青墓地，贺敬之抚摸柳青墓碑，回想1978年6月探望弥留前的柳青的情景，默哀良久，深鞠三个躬，留下了《皇甫村怀柳青》的诗歌（二首）："床前墓前恍若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自从柳青病逝后，王家斌与刘远峰每年清明都来柳青墓园祭扫。1990年、2003年，王家斌与刘远峰先后去世，近二十年间，刘田民每年清明都会默默来到墓园，接续父亲为柳青墓园扫院子，除荒草，整理祭品。

离开田民家，我没找到神禾原半崖上的那间柳青安家落户的破寺，据说已不复存在，没见到梁生宝、高增福，但见到了皇甫村、蛤蟆滩，见到了高增福的后代，感受到不灭的柳青精神。诚如路遥所言："他（指柳青）仍会像单身汉高增福一样带着悲壮的性格和一身傲骨率领着他的几个还未成家立业的'才娃'，在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们的冷眼中，不屈不挠地进行艰苦的创业。他坚信信仰了一生的事业不会毁灭，就像终南山下的大地田园永远不会毁灭一样。"

《创业史》，一座壮丽永恒的文学丰碑；柳青，一个不朽的伟大作家！

窖藏

□张金刚

苍山，听起来很美，是我故乡的名字。那里不产酒，更不藏酒，但家家必有两口窖。一口是祖传的井窖，用来贮藏红薯；一口是临搭的棚窖，用来贮藏白菜。有了这两口窖，便如是藏了至宝，过冬才有底气，日子才算殷实。

记事起，老房后山就有一口井窖，张开大口在山野静寂着。母亲天天嘱咐年幼的我别靠近，说窖里住着长虫。我最怕长虫，便躲得远远的，避开了被窖吞下的危险。不知祖上哪辈开掘了这窖，年年秋季经父亲清理干净后，被新刨出的红薯填饱肚子，盖上石板，闭了嘴；然后如老牛反刍般将满肚的红薯吐出，再吐出，直至吐净，喂养我们全家老小及家畜。

正是一个深秋，父亲带我清窖。钻入窖口，脚踩着侧壁上一个个坑穴慢慢探身下去，触地的一刻，心陡然一惊，生怕有潜伏的长虫袭来。点燃一支蜡烛，跳动的火焰中终于第一次看清，窖里根本没什么长虫，只有一眼圆不隆咚的洞穴，横卧在窖底旁侧，等着我来。

父亲指挥，我照办，将积存了数月的枯草、烂叶、落石、淤沙，一篮一篮递出窖外，打扫干净。再接过父亲用绳索递下的一桶清水，仔细将洞穴浇遍，即刻干燥变潮润，清清爽爽地静待又一季红薯如约光顾。出得窖来，父亲拍拍我身上的尘土，得意地说：我儿长大了，不怕长虫喽！羞得我涨红的脸如刚出窖的红薯。

秋风抹地一阵劲吹，吹黑吹瘦了满地叶蔓，却吹肥了地下的红薯，一个个撑破地皮，几欲出土。一锄下去，父亲提溜起一嘟噜硕大的红薯，乐得合不拢嘴。我揪下一块，用镰刀削了皮，淡黄的薯块沁出点点白汁，嚼一口分外甜，满嘴都是丰收的滋味。数天，几千斤红薯分批刨出，摘下，装筐，车推肩挑背扛运到窖口。父亲在外，我下窖，一篮篮递到窖里，一块块码放整齐，填满了洞穴。望着这一窖红薯，我佩服父亲，心疼父亲之余，更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这一冬，窖藏的红薯需要不时地通风、查看，以防霉变。可经验丰富的父亲总是打理得极好，红薯不仅完好如初，且因窖藏而变得更加甘甜，成为重要的口粮。勤劳的母亲极尽能事，把红薯的吃法演绎得淋漓尽致。

红薯擦丝，浸泡缸内，析出细腻洁白的红薯粉，做成烩菜必不可少、劲道爽滑的粉条；红薯蒸熟，剥皮捣烂成泥，和入面粉中烙成喷香的红薯饼；红薯擦片，晒干，碾碎，过筛，制成红薯面，烙饼、蒸饼子、轧饸饹都成……最经典的吃法，是将蒸煮的红薯切条，晒成红薯干儿，作为小零食乐享一冬；或是将红薯用铁盆扣在炉上，直烤得香气弥漫，吃起来暖暖的、甜甜的、面面的，很是过瘾。多余的红薯便拿到集市售卖，或催肥那头家猪，过个好年。

当然，父母最懂农事，不管日子多么紧巴，孩子多么嘴馋，定会窖藏好来年的种薯。待春暖花开，育秧栽植，更待秋来又一季丰收，开始又一冬窖藏，绵延又一年岁月。

窖藏好红薯，已过霜降，直抵立冬，到了锄白菜的时令。菜地里，曾经蓬勃、翠绿的大白菜都被稻草绑了起来，而它们也格外乖巧听话，裹了厚实的一个大菜心。挨个儿敲敲，硬邦邦的，"嘭嘭"作响，心里也便敲起了"欢乐鼓"。

趁着这高兴劲儿，父亲开始在去年的旧址上，搭建今年的棚窖。再次扒开土层，挖两米多深的长方形地坑，搭木梁，盖秸秆，覆新土，留好通风口、出入口，这简易实用的临时白菜窖就搭成了；且离家很近，方便取菜。

听着天气预报，赶在初雪、上冻前将白菜锄了，入窖，平地起层层码高，抵着棚顶，中间用高粱秆隔开，再配放些萝卜、土豆，这一冬的蔬菜便有了保障。隔段时日取出些，做出最家常、最养人的白菜乱炖、醋熘白菜、凉拌菜帮、白菜水饺，充实鲜菜寥寥的冬季餐桌。这便是窖藏白菜之于寻常百姓的平民姿态，即使天天吃，也不腻烦。

城里安家后，每至隆冬时节，我便格外想念那两口窖，想念窖藏的红薯、白菜，想念仍旧种地等我回家的年迈二老。过段时日，我就回到故乡，尾随父亲去掏红薯，跟着母亲去掏白菜。井窖依旧，棚窖如昨，只是贮藏的红薯、白菜虽美味依然，数量却逐年减少。父母年纪大了，干不动了，种得少了，现实戳得我心痛，且一年痛过一年。

于是，我便格外珍惜，将汇集了故乡水土、父母深情的红薯、白菜，小心翼翼地从窖中取出带回城里，好好保存，精心烹制，让红薯更香甜，白菜更清纯。最美的是，妻子时常水培一些生了芽的红薯、吃剩下的白菜。室外寒气逼人，室内暖意融融，再有鲜嫩的红薯叶蔓、淡雅的白菜花朵相伴，便如是身在故乡，有了老家的味道，内心一片安然。

两口窖，是苍山农家的功臣。一年年，默默吞吐着父老乡亲的劳动果实，窖藏着父辈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和对远方儿女的牵挂，也窖藏着游子对心上故乡的思念和对不老故土的依恋，相随走进岁月最深处。即便有天，井窖空空如也，棚窖不再搭起，苍山的两口窖也依然会在我们心头永存，窖藏满满，醇香悠悠。

关于征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学作品的启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遵循。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励我区各族儿女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继续发扬'蒙古马精神"，更加团结奋斗、更加奋发有为，奋力书写新发展阶段的内蒙古新篇章，《内蒙古日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学作品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此次征文活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艺术地展现全区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展现全区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以及共有精神家园的依恋，宣传好'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征文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集体和个人均可参与，每位创作者提交的作品数量不限。征文体裁以微型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随笔、歌词、民间文学等形式为主。征文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要求紧扣主题，言之有物，清新流畅。通过具体事例、人物、细节来表达主题，做到客观真实，真情实感。

（三）投稿方式

请将征文稿件电子版邮寄至内蒙古日报社《北国风光》邮箱：nmbgfg@163.com。邮件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征文，文尾写明作者真实姓名、所在单位、联系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

（四）刊发媒体

应征作品将及时筛选并在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APP和《内蒙古日报》（汉文报）"北国风光"文艺副刊发表。

内蒙古日报社
2020年12月8日

老时光　　张德华　摄

又吃萝卜缨

□鲁村

我又吃上了萝卜缨子，就着妻子新买回的玉米面大饼子。我吃得满嘴飘香，口水都溢了出来。

吃萝卜缨子的思念是我从胶东带来的。

"立冬萝卜，小雪菜"。山东老家，地少人多，我童年时候家里的粮和菜都很拮据，立冬收下萝卜，先埋进天井的土里，切下的萝卜缨子（大萝卜和胡萝卜都有）就编成辫子，挂到墙上，备作冬天吃干菜。这时，娘会挑选一些萝卜缨子，用坛子腌制起来——腌制的萝卜缨子因为咸，吃起来就节省得多。每当家里铁锅贴大饼子时，总要蒸上一碗萝卜缨子，作为每餐的一道重要副食。蒸萝卜缨子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在灶坑急烧着火，娘迅速在锅壁上贴着大饼子。大饼子贴满了锅，娘这才把装好咸萝卜缨子的大碗放至锅里的刻杈子（一种树枝杈制作的用于锅里蒸食品的小炊具）上。在热腾腾的蒸气中，娘手攥着豆油瓶往碗里滴油。一滴、两滴、三滴……小心了再小心，唯恐多滴上一滴。末了，娘用食指抹一下油瓶口，再把食指在嘴里抹一下，这才盖上瓶盖、盖上锅。

故乡的大饼子有两种，一种是如今市场上也常见的黄色的，是苞米面做成的；一种是酱色的，我们叫它红饼子，是红高粱米面做的。红高粱的产量远比不上苞米，面且红饼子又糙又涩，但家乡还是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秸秆别有用场，除了用作盖房和修房勒顶棚的耙秸，还二次加工了用秸秆表皮制作铺炕的席子和盖锅盖缸用的盖垫。我爷爷就是编席的好手。每年冬天都要编，编好几领席，爹便用硫磺熏漂一宿，第二天背到集上出售。如同大饼子有黄有红，爷爷编制的席子大多是黄色的，有时也编红席子。红席子是用红秸秆做的。红席是新婚之家的必须品。

大饼子出锅了，我们姊妹抢着上桌吃大饼子和萝卜缨子。不像吃别的饭和菜分别入口，我们是把萝卜缨子卷到大饼子上，一起送入嘴里。艰苦岁月吃饱饭就是幸福。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萝卜缨卷大饼子把我们姊妹渐渐喂大了……

这些年，已经是半拉东北人的我，常常思念起萝卜缨卷大饼子来了，而且思心愈来愈切。

人真是怪物。我把这思念说与妻子，她笑了。

中国多大！大萝卜、胡萝卜，天南地北到处都有。可大东北的萝卜缨子，人是从不入口的，都喂食了畜类。城市的大小市场上从见不到一根萝卜缨子。今秋一日，我和妻子于街头早市买萝卜，搭讪中得知卖菜的妹子来自乡下。我说了自己的思念，妹子爽声道：明天这时候你取来！次日，那妹子果真给我带来了货——一丝袋子——大萝卜缨和胡萝卜缨都有。

妻子是我的同乡，腌制和吃食萝卜缨子的事她全懂。只是东北冬天屋里热，腌制的坛子里多撒了几把粗粒盐。

萝卜缨今日开斋了！前一天妻子就把开坛的萝卜缨子在清水里泡了一宿，半夜还换了一次水。现代人会养生了，懂得了盐与健康恰到好处的关系。萝卜缨子放进锅里蒸煮时，妻子没像娘当年那样的吝啬，特意多洒进了几滴豆油。

萝卜缨子卷大饼子，我的吃法一如童年。只是今天的大饼子不全是当年了——苞米面掺合了麦子面的大饼子，煊乎得多，萝卜缨也淡了许多，美中不足的是丢失了些许当年的味道。还有，我吃着，舌尖有一点不适的腻觉，是豆油放多了的缘故吧。我还突然发现，萝卜缨子里的纤维竟如此的坚韧（大萝卜和胡萝子皆是），妻子说可以当麻绳用了。我稍思便知，不是萝卜变了异，是我们变了，昔日的锋牙利齿已经退了火。

我狼吞虎咽着萝卜缨子卷大饼子，妻子盯着我说，萝卜缨卷大饼子当真成了你的'最爱了"。我点点头便想：乡愁究竟是什么？就是乡恋。乡恋恋什么？是乡音，乡色，乡情，还有乡味。故乡的味道，大概就是童年记忆的味道吧。

北国风光